

金

源

紀

事

詩

711.11
S363

金

源

化

事

待

金源紀事詩卷三

雨歇雲收北岸霜
日照且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韓夷興慨爾觀王幣金斯人走突厥顯業敬甫

汗懷勝來歸華心懸隙中對此歌頌代顯榦禮卿

王東老鶴河

歌罕良紀兀术敗於韓世忠也

續資治通鑑兀术欲濟江韓世忠謂諸將曰是
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
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
側戒之日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
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中伏兵先
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一人紅袍
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既而
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

男 註

終不得濟。擄兀术之壘龍虎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

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謂之曰。老鶴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成。遂趨

建

康

粘罕兵南來。世忠潰沐陽。兀术兵南來。世忠棄鎮江。君王狼狽泛海去。賢者責備。何時償。金人眼底。若無物。龍王廟裡來徜徉。忽然廟中伏兵起。廟外之兵爲角掎。三騎疾馳。剩兩騎玉帶金袍人去矣。江中接戰。兵聲亂我山。戰鼓響。鼇嶺山下。波濤撼岸。雄可憐。一夜空聞柝。老

鶴河頭路已通

金綱目

天會七年正月粘罕敗宋師于沐陽遂入淮

泗宋將韓世忠屯淮陽將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罕

聞之自率大兵來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引還粘罕踰

之戰于沐陽世忠敗走鹽城粘罕遂入淮陽取彭城

入泗州

南宋書金人入侵命世忠守鎮江已而王

瓊潰于江中世忠亦棄鎮江保汀陰宗弼取建康自

廣德直指臨

安帝航海去

富平縣

紀訛里朵婁室之勝譏宋張浚也

金綱目天會八年九月訛里朵婁室大敗宋師

於富平遂取鳳翔宋張浚徵集熙河秦鳳涇原

環慶各路兵及吳玠所領合四十萬人以劉錫

爲統帥迎敵決戰宋將王彥劉子羽等皆諫以

爲宜固根本不可遽戰吳玠郭浩亦言敵鋒正

銳宜據守要害以俟其疲浚不聽行次富平吳

玠請據高阜使不可勝又不聽婁室引兵先至
輿柴囊七藉淖平行直前搏戰兀术亦至與婁

室分左右翼自日中以至於昏勝負未決兀术
中流矢拔矢塞上而戰稍卻婁室以右翼助之

別騎衝龍哲軍哲軍潰餘軍皆奔婁室乘
勝進取鳳翔關陝大震張浚退保泰州

揮金如土結交好德遠虛名共傾倒上座何能延左車。
空談枉自同殷浩胡然婁室出榜求能獲魏公賞一牛。
聞君弗惜節鉞重在我不以巾幘羞指揮左右藉淖進
鄉民小寨鐵騎躡輿柴囊土氣無前拔矢塞土目不瞬。
敵鋒如此良難攬據守要害真知兵曲端軍狀皆欲裂。
睿宗功德歌當成吁嗟乎李伯紀尙欲排秦會之尙與。
偕是非不明事事乖四十萬衆如草荄豈徒符離心學。

長與睡語供詠詩

何氏備史浚輕銳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有虛名者無不牢籠子栻以道學盛名父子爲宗主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有指其非者卽目之爲小人五路復兵三十萬無一人敢言其罪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不過福州居住而已

陳允錫史繩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德壽謂孝宗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至符離師潰可謂知臣莫若君矣

劉定之宋論浚爲將其視趙奢之下許厯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南宋書張浚字德遠綿竹人浚旣抵興元金帥婁宿兵已在永興浚合五路之師復之集諸將問大舉之策曲端言必敗浚怒令責軍狀曰如不敗請伏法時金屯相去八十里浚移文約戰婁不答浚榜曰能生擒婁宿者卽白衣亦授節鉞宿亦榜曰能生擒張浚者賞牛一頭浚再約戰婁宿許之至期不出如是者三幕客請以巾幘遺之諸路鄉民運糧草紹繹每州縣自爲小寨什伍相連婁宿選騎三千令折合將之囊土逾漳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趙哲軍甲而出金將林忠義驟以鐵騎躡

之哲部驚潰旗不及捲衆呼曰趙經畧走矣五路軍
皆潰

完顏匡傳

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敎章宗
立滿朝疑懼獨先啟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
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雨春陽神化周浹春生冬
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陝西大破張
浚於富平也

按睿宗卽訛里朶

張浚傳

高宗卽位累遷殿中侍御史朱齊愈伏法浚疏救之因言李綱
有無上之心盜起藉綱爲名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
也

又論正字胡珵自託李綱陰中善類陳東之疏珵

實筆削宜投之荒裔以爲臣戒

按李綱字伯紀

秦檜傳

字會之江寧人六年帝駐驛平江召檜赴行在
用張浚薦也

何氏備史

張魏公素輕銳喜功好合虛譽符離軍潰國家數十年所積資械蕩棄無餘方
其酣寢晏然稱是心學然當萬衆崩解時一人心法
遽能收拾否

周密齊東野語

張魏公出督陞辭與高宗約日臣先驅清道約至汴京作上
元會岳飛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

仙人闕

撤離喝攻關紀宋守將吳玠吳璘也

金綱目天會十二年三月攻宋仙人關不克撤離喝旣克和尙原謂蜀可取宋守將吳玠吳璘策其必攻仙人關乃於關西殺金坪之地別築營壘至是撤離喝兀术及劉夔等卒步騎十萬來攻玠以萬人守殺金坪璘自武階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坪地勢濶遠宜益修二隘然後可守玠從之急治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與玠會撤離喝先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來攻玠令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乃分軍爲二韓常陣於西兀术陣於東璘率銳卒介其間戰久璘軍憊退屯第二隘撤離喝復以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人不能上死者層積撤離喝駐馬四望日得之矣翼日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曳之出神矢中韓常目撤離喝度不能克乃還屯田鳳翔復正乃用火攻仲以酒缶撲火皆滅明日復戰

和尙原爲蜀口子龍有膽曹兵走仙人關鑿鐵山諸葛
出師仲達還駐隊矢千百連紫白旗左右旋我有四長
只自憐至計莫若鬱音剃鬚髮妻孥雖來亦徒然何能共
樂名山川嗚呼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吳家兄弟力過劍
閣龍門堅

錢士升吳玠吳璘傳論危乎蜀道之難一夫當關萬
夫莫窺故子龍一身是膽而漢川以安文長氣吞曹
兵而庸境不擾向若張浚五路之敗而無玠兀兀三
次之侵而無璘蜀其爲金土久矣

續資治通鑑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
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以保蜀也金將沒
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
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遺將
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化山索戰玠命諸將堅持之更
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遺將

擊取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
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癸酉兀术會諸將
兵六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
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尙原玠與弟璘逸勁弩命
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少
郤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全
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
术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剝其鬚髮而遁通鑑兀
术撤離喝劉夔師步騎十萬破和尙原進攻仙人關
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吳玠傳明日大出兵
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全陣亂奮
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是役也金自元帥以
下皆攜妻孥來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則還據鳳翔
又玠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
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
甲曰弓矢我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
忍重甲則用勁弓強弩弓

矢則以遠射近以強制弱

皇弟碑

金源紀事詩 卷三
三
撤離喝鎮撫陝西紀逸事也

王昶金石萃編皇弟都統經畧郎君行記譯文
於梁山之陽至唐乾陵殿廡頽然一無所睹爰
命有司鳩工修飾今復謁陵下繪像一新迴廊
四起不勝欣然與醴陽太守酬飲而歸時天會
十二年歲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尙書職方郎
中黃應期宥州刺史王圭從行奉命題接
文直書別無傳者僅見此碑因摹錄之

乾陵風冷蔓草荒鼯競走梁山陽完顏都統逐銀麋
頽垣敗瓦心頻傷忽焉棟宇生蟬光鳩工修飾開迴廊
是時大兵潰淮楊韓家五陣連天長郎君屯田駐鳳翔
熙河捷後兵氣揚彎弓重騁校獵場醴陽太守爲舉觴
啼泣不事新酒香從行風雅推黃王題名榮過空桐龐

古紳制作只數行願揭百本什襲藏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記文稱皇弟都統經
畧郎君而不署名金石家或以宗輔當之然宗輔乃
太祖之子太宗之姪碑刻於太宗時不當稱皇弟也
或以撻懶當之攷金史紀傳其時撻懶又不在陝西
予謂此郎君乃撤離喝也撤離喝本金之宗室又爲
世祖養子則與太宗爲昆弟行宜有皇弟之稱李心
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元年十月宗弼爲吳玠
所敗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翰留宗弼在軍中
更以副統撤離喝爲陝西經畧使此云都統經畧正
與繫年錄合蓋由副統遷都統也繫年錄又云婁宿
引兵來犯吳玠擊敗之撤離喝懼而泣金人因目爲
啼哭郎君是撤離喝本有郎君之稱矣金史本傳不
載除都統經畧使殊爲闕漏當依繫年錄及石刻補
之金綱目天會十二年冬十月塔不也及宋韓世
忠戰於大儀敗績宋韓世忠屯揚州遣解元守承州
以當步卒親提大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
斷歸路示必死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以待塔不也
掠五陣而東世忠傳麾鳴鼓伏兵四起復令背嵬軍

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塔不也等二百人悉被擒其在天長之啞口橋者亦爲董旼之所敗又世忠遣解元至承州北門設水軍夾河而陣一日十三戰勝負猶未決世忠遣成閔來援自楚來攻承者亦敗世忠親追至淮諸軍悉潰自伐宋以來未有如此之敗北者

撫陝

西十二年四月取熙河宋經畧使開師

濟研堂金石文字目錄空桐龐傑題名正書

合貞元乙亥三年五月在乾陵無字碑

古紳舊作谷神詳見前文直字註

攀臂帛

戒窮兵也

天金國志兀术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同攻陝右以侵劍外至九年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劍外凡四戰皆敗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翼呻吟而歸至於兀术尙以箭瘡

帛攀其臂兀术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
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兀术之衆自是
不振

金喜兵實苦兵豕身挂箭埋後營一臂強萬夫殃幅帛
自攀亦自傷短笛吹征衣悄飲馬歌催人老折臂三公
不可爲愁看雪滿交河道君不見韓家快兒戰不止左
右只留一日視

曹勣松隱集飲馬歌邊頭春未到雪滿交河道暮沙
明殘照塞烽雲間小斷鴻悲隴月低淚濕征衣悄歲
華老自注此腔傳自金中飲午馬卽橫笛吹不鼓不
拍其音悽斷兀术每對陣吹此則鏖戰無還期也
天金國志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字堇之營見斜
也將行與其家下泣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於後營家人祝之曰斜也

已陣亾葬之矣此女直怯戰之跡也按斜也今作舍音又兀术於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爲吳玠

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於兀术常爲遼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東漢兒兀术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按金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亦見國志

越王妃

紀兀术妻耶律氏也

夷堅志契丹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生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聞人無如夫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我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猶未免飢寒安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既而金人滅契丹首領兀术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頤修領明眸華髮懽畧過男子

兀术驚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收予奉使日接伴使日工部侍郎龐顯忠蓋耶律在龐氏時所生也。後兀术初封瀋王見本傳繼封越國王見熙宗紀後追封梁王見宗室表。

樂先生善相人命術直過伊憲文龐家娘賽壽昌越王一見其夫殃人惜越王娶不早我恨夫人命太好何似終身龐太保封冊侍郎受一道

夷堅志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吳祈因數與夏羌戰立功至指揮使所部兵坐不戰爲寨主撻治祈天性寬仁御衆不尙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既反遭杖責頗羞憤值術士經由到門漫詬以年命亦始欲陶寫抑鬱初無榮望也卦成術士曰君此去當發然所謂白骨封侯身後方貴祿笑而不言士問曰有子乎曰有兩子頗習學武藝遂出長子庚申示之士驚曰貴不可言成治國功名異日當享王爵至問次子又曰此尤勝前者生當封侯祿愈不信送之去同首言我姓伊名憲文河中府人隱居首陽山下今海內